

蒲城县城区沧桑变迁纪略

原 志 军

“汉唐文物盛咸秦，此邑流风结往因”

“五陵佳气终难极，九里高城合有人”

——屈复《阅邑乘有感》。

蒲城县的“九里高城”，约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它是在盛唐时期奉先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，到了明、清两朝，已建成一座典型的封建城堡。占地大约两千八百多亩的县城，被周长九里三分、高三丈多的城墙包围着，开有四门，东曰“承恩”，西曰“庆成”，南曰“迎熏”，北曰“挹秀”。每个城门均有瓮城和高大的门楼，城墙上边宽约一丈三尺，用大砖修有五尺高的女墙及水道。城外四周有一丈多深四、五丈宽的壕堑。我童年时常听老人津津乐道：蒲城县是“卧牛穴”周围城墙是牛身子，北关是牛头，五岳庙

是牛鼻子，庙门左右两个涝池，恰好是牛眼睛（亦说西关是牛头，三官庙两旁的门是牛眼睛），城东南角向外拖出的一段城墙正象牛的尾巴。西北五十里以外高山上的宝塔，象征拴牛橛，县城通往西北的大路，算是牛缰绳。这可能是古人以牛作为本县的“图腾”来崇拜吧！因为牛不但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，也是勤劳朴实的象征。因此，蒲城人无论干什么，总是有些牛劲。

鬼神世界

在这座古城里，以县公署为中心，共有大街小巷七十二条，木石牌坊遍布城关，据说也有七十二座，加上各种古建筑群，交相辉映，蔚为壮观。最引人注目的高大建筑物，便是高耸云天的南寺（慧彻寺）唐塔和北寺（崇寿寺）宋塔，其次就是古庙建筑。

在清朝末年，县城人口不过万余，而大小庙宇竟有一百多个，七十二条巷，巷巷有庙。县署前边的东西大街，是庙宇最多的一条街，由东向

西，有文庙(孔庙)、财神庙、关帝庙、土地祠(以上二庙在县署前院)、马王庙、龙王庙、烈女祠、城隍庙、横渠祠、龙祥观、圣母庙、观音堂等。从东门内到西城根，也有大小庙宇十几处，主要为东岳庙、尧山庙、武庙(关帝庙后巷)、节孝祠、药王庙、慧彻寺。

庙宇中城隍庙规模最大，其次为东岳庙、文庙、武庙、北庙(北寺巷之关帝庙)及北关之五岳庙。城隍庙始建于唐代，明代扩建，占地约60亩，比旧县公署的规模还大，显示了“阴阳分治”的权威。大门口的木门楼上，高悬明代本县大书法家王进德写的“城隍庙”三字大匾(匾今存县文化馆)，引人注目。正门左右有掖门，前边还有旗杆、照壁和过街石牌坊两座。正门以内用青石板铺路，足有一百多米，经过二道大门，直达衍神楼前。衍神楼是一座重檐攒顶的两层楼阁，建在高二米多的砖台基上，北面高悬王进德所书“衍神楼”大匾，楼下内部有蒲城八景壁画，周围绕以迴廊。衍神楼东西广场内，各有戏

楼、看台一座。衍神楼往北是第三道大门，门外东西有钟、鼓二楼及铜狮一对、铁牛一只，门口还有铁人一对。通过三间献殿，庭院正中有木牌坊一座，上额刻有王进德所书“百里金汤”四字（复制石匾现存文化馆石刻室）。东西廊房又称司房，泥塑所谓阴曹地府和判官小鬼凶象。庭院以北，即为城隍五间大殿，中间有高丈余的城隍塑象，两面墙壁上绘有彩色壁画。大殿以北至城墙根的大院落内，有两座高过城墙的梳妆楼，两楼中间通以砖桥。东岳庙内以明代苍龙阁建筑最为出名。文庙的大成殿、六龙壁，均是有价值的明代建筑。城内西府巷、东槐院等处，还有四座过街楼，上有小庙。

不仅城内有众多庙宇，在城墙上和城外四周，还有不少大小庙坛，东城上有文昌阁、青龙阁，城墙东南角和西南角，有魁星楼，北城楼上有真武阁，西城楼上有观音庙。北门外除五岳庙外，还有社稷坛、邑历坛，西门外有三官庙，南门外有十方院、风云雷雨山川坛，东门外有先农

坛。另外，家家商店敬财神，户户居民敬土地和灶君。人们早晚可以听到寺庙的钟鼓之声，嗅到焚香的氤氲之气。如遇重大节日或迎神赛会，更是锣鼓喧天，鞭炮轰鸣。到清末民初，西洋的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也先后设立教堂，瑞典国传教士，在城内西府巷修建了本县历史上第一座西式楼房。整个县城成了鬼神世界。

民国时期因战乱频仍，庙宇多成了驻扎军队和乞丐栖身的场所。30年代，在五岳庙的基础上修建了尧山中学和勿幕图书馆，西街的横渠祠和龙祥观，改建为尧山小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慧彻寺和药王庙的地址，修建了蒲城中学，东岳庙内设了金粟医院和东街小学。“城隍爷”也把他的大殿让给了华潼师管区司令部，只有一个木雕城隍象屈居于东道院。

衙门官府

除了众多的庙宇外，古城中心的主要建筑就是县公署，俗称县衙门。“天下衙门朝南开”，

临街是一座高一丈多、长约两丈的大照壁，新知县上任的露布和官署的各种告示，均贴在这个地方。照壁北面不远，便是县公署的头道大门——鼓楼洞子。它是一座城楼式的古建筑，始建于明成化年间(十五世纪中期)，楼上设有报时的钟鼓。大门内第一院落和仪门内第二院落，两边各建有房舍，是三班六房的所在地。仪门西边立有一块“诫石”，上刻各地官署通用的“官箴”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。第二院落中间，有一道高约三尺的砖铺路面，通过“圣谕坊”(木牌坊)直达县署大堂。大堂上有“亲民堂”、“明镜高悬”、“民之父母”等匾额。封建社会由知县审案，遇有重大案件，县老爷便要坐大堂审判。大堂东侧还设置鼓一面，据说有重大冤情需要县官紧急处理，可以击鼓鸣冤，县令即马上升堂审问。大堂向北便是二堂，是审问一般案情的地方。再往后便是三堂与内室，是县令和官吏办公的地方。县署西侧有西花亭，有一水井名“吊忠泉”，明末李自成的义军攻入城内，知县朱

一统拒不投降，抱印投井自尽于此。县署东侧有马号，西北方面还有“观民楼”(又名熙春台)、苗圃和知县寓所等。

城内还有不少引人注意的官府建筑。清道光年间官高一品的东阁大学士王鼎的相国府，座落在西街的当铺巷，以后人们把这条巷又叫“大人巷”(今达仁巷)。相府家大门上有“相国府”三字的竖匾，门外有石狮子、石旗杆、上马石。府内大庭悬挂着道光皇帝御赐的寿匾、寿联。王鼎的三座家祠门前，各有石狮一对。大人巷东西两头，均有“下马碑”，上刻“文武百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步行”(文庙左右两侧也有下马碑)。相国府的两边，还有道台王溥的府第。因王溥历任臬台、藩台，特别是任过河东盐道及两淮盐运使，成为巨富。他修建的府第、祠堂、马房等占有半个大人巷，超过相府家的规模。他家五间宽的祠堂，内有戏台、牌坊、回廊，砖雕工艺精细，闻名全县。另一处最阔气的官府是盐店巷原逊志进士的府第，内有五间大庭，椽比一般人家的檩还

粗。他家一连三院，有七十二道门，建筑规模与豪华，均超过了相国府。据传说，原逊志在乾隆末年以进士出身任山东临邑县令，不几年便在家乡大兴土木，盖了五间宽的一院“进士第”。因他的私宅规模违反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，有人告发，清政府派了一名御史来调查。御史听说原系受贿暴富，便想敲他的竹杠。经人说和，御史得到好处，便劝原逊志将五间一院改为家祠，另在东边盖了三间一院作为住宅。御史返京复命：“原逊志以孝著名，为祖宗修筑祠堂五间，其住宅不过三间而已！”因为皇帝认为“忠臣出于孝子之门”，原逊志不但未受处分，反而加官进爵，升任德州知州，继任长芦盐运使，既升官又发财。

辛亥革命以后，蒲城出了不少文官武将，其中一些人在城内修建了官府(群众称为公馆)，如大什字巷有井岳秀、蒋朗亭的府第，大人巷有岳维峻的府第(道台府原址)，粮食市南头有郑百川的府第(后归孙辅臣)，东槐院巷有小军阀缙章

保、绥吉人的司令部(今粮食局所在地)，王振东(团长)的府第(今电影院西边)。30年代，杨虎城将军也在东槐院巷西头修建了府第，现改为纪念馆。这些官府门楼的砖雕，以岳维峻和王振东两家的最为精致，今天仍可供人观赏。

牌坊传奇

旧县城内和北关的木石牌坊，有不少雕刻精细建筑奇巧的精品。这些牌坊大致可分为三类：一是神庙牌坊，如城隍庙里外的木石牌坊；二是宣扬皇帝诰封、科第功名的牌坊，过街石牌坊多属此类；三是表彰德政、节烈、孝友的牌坊，如关帝庙后巷、西府巷等处的木石牌坊。

牌坊多创建于明代和清代，到民国时不少已被破坏、拆除，临解放前石牌坊仅剩二十几座，计北关三座，北大街六座，南大街两座，东大街两座，西大街四座，双牌楼巷两座，其它街巷三座。

在牌坊方面还留传着一些有趣的故事。如北

关有座大石牌坊，顶上还修了个小石牌坊，人称“牌坊摺牌坊”。传说在明朝末年，北关杨甲的儿子以举人出任知县，又升为知州。为了光宗耀祖，显示权威，决定在门前修一座石牌坊。修过街牌坊得占用对门杨乙家的地皮。杨乙虽是杨甲的本族兄弟，但因家穷无子，要了个外姓孩子过继。杨甲欺他家贫人弱，连一句招呼都没打，便修起过街牌坊，占了杨乙门前一片地皮。杨乙的幼子当时只有十岁左右，便质问杨甲：“你随便占我家门口的地修牌坊，我家以后修牌坊怎么办？”杨甲以轻蔑的口气说：“等你家能修牌坊时，就修在我这牌坊上边！”谁知杨乙这个孩子人小志大，发愤读书练武，不到二十年，中了武进士，当了兵备道，官位在杨甲儿子之上，便在大牌坊顶上修了个小牌坊，一时传为美谈。此时，杨甲的儿子已经弃官居家，气的害了一场大病，不久去世。另一传说，在明朝嘉靖年间，秀才王表怀才不遇，便到泾阳唐通将军府中任“西席”（家庭教师）。王表德才兼备，深受唐府尊

重，但一次王表有病，唐妻差儿子给老师送棉衣时，误将自己一只绣鞋夹入，王表为人正派，没有邪念，看见绣鞋便产生疑虑，想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假说家中有事，向主人辞馆，唐通却坚决不准。这时唐通风闻绣鞋之事，疑妻子与王表有私情，便追问妻子，妻哭诉冤情，唐通不信，令妻子照自己安排晚上去叩王表的房门，并小声说要给老师作伴。王表听见叩门声，不但不予开门，并严词斥责唐妇。这一切唐通均在暗中窥知，疑心全消，并钦佩王表品德，决定在蒲城南街为王表立一座德教牌坊(南下池十字北第一座牌坊)，还资助王表参加乡试，中式后官至河间府同知。清代有人据此编了一出戏叫《三疑计》。

灾难重重

在旧中国，蒲城县有那么多庙宇神灵，还有政府、官兵，但人民的的生活和安全根本没有保障，而受尽重重灾难。以清代来说，顺治六年(1649年)阴历三月二十八日，吴三桂率兵攻入县

城，杀虏一万余人。传说当时北寺塔内修有楼梯，不少人躲进塔内避难，匪军将楼梯烧毁，死人很多。屈复诗中写道：“经时历劫火，兹县任屠烧”，“鬼哭常经岁，尸横匪一朝”。从康熙到光绪的二百年间，曾发生过五、六次特大旱灾，特别是光绪初的一次灾荒，大旱三年，六料无收，全县饿死十几万人，数百饥民进城“交农”，杀死知县黄传绅。南乡木匠冯家村秀才冯汝骥，在《凶荒》诗中写道：“尘埃埋釜甑，烟火断乡村。四境无鸡犬，千门绝子孙……挖却死人肉，用疗生者饥。郊原骸骨满，卢舍主人稀……”。

民国元年(1912年)至解放前的30多年中，人民也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，七八十岁的老人，脸上的皱纹和伤痕，便是灾难的记录。他们亲自经历过管金聚的“清乡”，麻振武的围城，猴吉人的屠刀(1928年3月12日，未加审问，将张世荣杀在大操场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大会的会场)，民国十八年的大旱(灾情仅次于光绪三年)，二十一年(1932年)的瘟疫，檀自新叛军的抢劫，日本

飞机的轰炸，国民党政府的征派抓兵，“法币”“金国券”的贬值……。到解放前夕，九里古城已是满目疮痍，破败不堪，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重大变化

1949年4月25日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在地方武装配合下，解放了蒲城县城。从此，这座古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旧的城墙被逐步拆除，庙宇大部分已改建为公用设施，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，现在引人注目的有职工俱乐部，百货大楼，银行大楼，县医院大楼，邮电大楼，科技中心，公安局和检察院大楼、宾馆大楼等。它不但有擎天古塔和高楼大厦，而且工厂林立，市场繁荣，延安路、中山街等主要街道连接起来，足有十里以上，路面以柏油路为主，城区面积比解放前扩大一倍多，九里古城已经成为渭北高原的重镇。

多年来，城区的主要变化在北寺塔周围。在

清末至民国时期，这座古塔的南边是文庙，西边是县公署及其它机关，北边是关帝庙与佛寺，西南还有个广场。这个广场在清代还是个炭渣壕，民国初年将北半部填平，做了操场和开大会的地方，人们称为大操场。清代杀人在大什字，民初改在大操场，到二十年代枪毙人改在西门外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操场南边修了一座戏台，命名“胜利台”，匾上的大字是本县名书法家寇遐的隶书，北边立了一通抗战胜利纪念碑（木匾和石碑现存文化馆）。解放初期，主要的群众大会，就在操场举行。到五十年代末，在这里修建了职工俱乐部和灯光球场，六十年代又在北边修了广场，七十年代，在北城墙的基地上，开始修建延安路，又先后开通了东西胜利路。文庙在解放前，一直被机关占用，解放后设立了文化馆和图书馆，馆内的中心建筑大成殿，在1976年被焚毁。北寺巷的关帝庙，是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辛亥革命前轰动全省、震惊京师的“蒲案”中知县李体仁大捕学生的地方。民国时期，设过戏院和

法院，解放初设立县医院，现在是县广播站和广播电视局。原逊志的府第，在30年代卖给了孙辅臣，先后设立了剧院和面粉厂。解放后，改建为大礼堂，设立了党校，80年代改为县政府招待所。东槐院巷原司令部，解放初为中共蒲城县委机关，现为粮食局。文昌宫改建为电影院，东槐院小学原址系清代考院。

建国后四十年的重大变化，可归纳为八条：

一、居民生活提高，白面已经成了日常主食，副食品供应的品种和数量，均有显著的增加。

二、自五十年代开始，县城居民用上了电灯，夜幕降临时，各条大街路灯通明，用煤油、菜油点灯的历史已成过去。

三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。1948年旧卫生院仅有医生、护士、助产士等五人，没有病床设备；60年代初，在北关建设了一座占地约60亩的县医院，现有楼房两座（另一座正在建设中），共有医护人员172人，病床150张，科室和医疗器械

比较齐全。另外，还有中医院、卫生防疫站、妇幼保健站、产院等。

四、1957年，县城内设立了第一座电影院，设备逐步更新。现在放映电影的场所共有四处。70年代初，建立了电视播转台，电视机日益普及。群众的文娱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五、80年代初，县城居民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。1985年，又从几十里外的洛河边，引来了含氟量很低的地下水，人民生活用水得到了改善。

六、城区道路逐步改建、加宽，1988年又新建了长约五华里的尧山路，1989年修建了重泉路。

七、县城至省会、邻县及各乡镇的交通日趋便利，公路四通八达，西安至延安的铁路，西安至山西侯马的铁路，和本县经罕井至铜川的铁路，都经过城郊，未来的交通运输将日趋发达。

八、1953年和1985年，由国家拨款，先后对城内唐、宋塔进行了彻底维修，加强了保护措施。

四十年来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，如检讨

得失，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，如城市建设缺乏长远的总体规划，而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；没有注意和铁路建设协调发展，甚至背道而驰；对古建筑物的保护工作重视不够，致使一些有价值的古建筑遭到破坏，如城隍庙的衍神楼被拆毁，文庙的大成殿被烧毁；城建工作中，对排水、绿化、美化、公厕设施、环境污染等均注意不够。

损福与杀身

绝肥甘，衣轻暖。不知节者损福；广积聚，骄富贵，不知止者杀身。

——宋·林逋《省心录》

〔译文〕饱食美味的食品，穿着轻便暖和的衣服而不懂得节制的人一定会丧失幸福；大量地积蓄财物，以富贵为骄傲，不懂得停止的人，一定会丧失性命。

〔小议〕人生在世，不能一味地追求物质享受，更不能贪得无厌，骄奢淫逸，否则只能贻害自己。